

# 从树屋看见远方

■ 张艺

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,宁静、向光、安然。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,窃窃欢喜。脚下踩着肥沃的泥土,很踏实。每一天都在隐秘成长。

黎戈在《私语书》上的话,总让人思考如何隐秘成长。而成长有时是离欲望越来越远,离安静越来越近。

我喜欢树,更喜欢在树上的房屋。

小管就是这树屋的主人。

在那个秋风扫落叶的日子,我认识了小管。起初对方很排斥,并不想接待外客。

可我和朋友在荣昌安陶小镇整整走了一天,才发现这一处世外桃源的地方,加上天色已晚,我们不得不在此处停留,于是出现了主人不留,客人执意要留的对话。

“我这只制陶,不负责泡茶的。”

“没事,我们可以自己泡。”朋友反应迅速。

“但是我也没什么好的茶招待你们呀!”

“我们自己带得有呀,一起喝嘛。”我和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我突然觉察到有时为了心底的诉求好像可以将面子暂时放一放。

拿出盖碗,泡茶,开始聊天。

这一聊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从四川美术学院谈到已经历过的人生,从大学生活开始谈到大学后的创业,也谈到共同认识的老师。

不知不觉已是夜深,留宿。

半夜,我饿了。

辗转难眠后,轻手轻脚去别人家厨房找吃的,我真的只想找点白糖冲开水,于是打开手机的电筒。说实话,半夜三更,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还是乡下,四周又悄无声息,蹑手蹑脚翻别人家的厨房,



且只有手机发出的一束光,真是吓人。我控制着呼吸,手开始抖,我突然理解到“做贼心虚”这个词了。可饥饿让我难受,我必须找点吃的,哪怕只找点白糖。

突然,有手电筒的光照着我,那是一把久违的具有年代感的手电筒,和小时候放在外公枕边的手电筒很像,我看见一对老两口(小管的父母)互相搀扶着,他们惊慌失措的表情让我有点难为情。“妹儿,你到底要做啥子,深更半夜的?”

我脸已经开始微微发烫了。

“对不起,吵醒你们了,我饿了,想找吃的。”

叔叔阿姨立刻给我找来了红薯干和冬瓜糖。

味纯,耐嚼,是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吃的那种小零食,我津津有味地吃着,他家大黄狗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我爬上树屋,狗就在树下等我。

我在树屋上举目远眺,看见的是层层叠叠的梯田,颜色有的浓、有的淡。

这个地方我还会来。

小管说:“岁月这把刀看我们怎么磨。”

他送我们出门时,门口的鹅也正排着纵队“嘎嘎”地朝前走,像是与我们道别。它们终日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,过得与世无争。

我想往后余生,做一个安安静静的人。该来的去主动迎接,要走的,也不强求。

所有的喜怒哀乐,都不过是一件平常事,笑过了,哭过了,然后放下了。

与人言说的欲望也要节制,与自己对话谈心,煮字疗饥,让冗长之疾就此痊愈。

你看树上的房屋,它像是眺望又像是在倾听。

这不就是另一种丰富的安静吗?



江山多娇(篆书)。

作者 唐诗

## 想做两江里的一滴水(外一首)

■ 黎均平

我突然想做两江里的一滴水

先在嘉陵江里练习自由泳

然后去长江参加锦标赛

最好,能在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

作一次汇报表演

让两江的绿水,四岸的青山

连同山城正在拔节孕穗的高楼

以及江上繁忙穿梭的船舶,码头上看风景的人群

都成为陪衬,都为了一滴水喝彩

如果确实有些累了,我就游向希尔顿酒店前方

美美的静一会儿,想一想在重庆待多久

顺便,闻一闻从洪崖洞飘过来的火锅香

### 磁器口古镇是嘉陵江上岸的一种方式

在这里

路有多个接口

每个接口都饱含性价比的诱惑

只需要一场迷雾就够了

可以让水路陆路互为出路

只要守住不碰瓷的底线

守住水一样的腰身

守住人口相传的祖训

嘉陵江就活了

磁器口就活了

上岸后的嘉陵江顺理成章

也就装进游人的青山绿水词典了

### 科普文学



编委会顾问:王合清 杨树海

编委会主任:祁美文

编委会副主任:钟红兵 马德凤

编委会成员:

王元贵 吴应俊 潘万山 陈绪安

兰立莉 黄定坤 陈学斌 谭钦芯

## 题西林壁

宋·苏轼

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### 【知识点】

这是一首哲理诗。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看庐山,得到的结论不一样。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,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,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,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,局部而已。这告诉我们: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,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,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,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,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,摆脱主观成见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题西林壁:写在西林寺的墙壁上。西林寺在庐山西麓。

②横看:从正面看。

③缘:因为,由于。

本诗摘自《科普诗词100首》

藏在行囊里的乡愁,是无形的。像一缕无处安放的气息悄悄地躲在某个角落。乡愁也是有形的,可能就是出租屋里偶尔发出的几声叹息。

思乡之情跟我的脚步走了1200公里。

皎洁的月光散落在树上或是一杯茶里。又或许是一盏煤油灯,在老祖母的梦里总是将思念捻成灯芯,慢慢燃烧,直至鸡鸣。天亮了。

梦想在喧嚣的闹市中更加渺小了,只剩下简单的一副空壳,愁绪塞满了每一寸肌肤。父母手机里的手写键盘,日渐忙碌起来。

一个没有北斗星的夜空,心也开始失去了方向。

我的脖子挂着一串乡愁,我的脚丫铐着一脉乡愁,甚至我的肚脐眼儿都可以盛出一碗乡愁。我的乡愁重达1000千克,载不动乡愁的是我的野心。

不如把乡愁放在深处,滋润荒地、助力梦想。

## 乡愁(外一章)

■ 谢翠欢

或者让乡愁成为人生的伴侣吧,等它们融为一体了,我自然寻得回家的路。东南西北,都是家的方向。就让异乡的那一块菜地,暂且收留我的乡愁。

### 老屋

一段老去的时光隐藏在一缕炊烟里、一片碎瓦片里、一座褪了色的老屋里,以及一个老人的收音机里、旧报纸里。

老屋,是岁月的老屋,也是祖父的老屋。

稻草在墙角飞扬,拼命地在缝隙里挣扎。一层层泥砖在外力的作用下失去了原貌,破碎、稀烂。

水缸、扫把、簸箕,它们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是有生命、有人情味儿的。陪伴老屋,就等于陪伴了祖父。

童年的乐趣在老屋的记忆里重复播放,调皮的背影在相机里住了下来。玩具、电脑、钱,好像不在我的快乐范围内。纸飞机、雨天捏的泥人、祖父塞进我口袋里的玉米粒儿,才让我的笑容呈向上的抛物线。

我尽力用瞳孔去记一面墙、一根草、一个台阶的模样,我用尽大脑神经去感受一把梯子、一个板凳、一把糠的温度。

我将一抔土放进一块布里,若时间还念旧情,就让我带着老屋出游吧。

毕竟,它在深山老林待太久了。

如今已经是2020年了。